

陳銘樞新傳

(二)

● 朱伯康

聯唐生智出師北伐

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出師北伐，於七月六日發表《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明確宣佈北伐宗旨在救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災難中，要掃除造成人民苦難之賣國軍閥及帝國主義之侵略，打倒列強，消除軍閥，為民請命，為國除奸，求得中國人民之自由解放。《宣言》開頭即說「中國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極矣！……總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國，除少數軍閥、官僚、買辦、財閥之外，全國人民入則有老弱待哺之憂，出則無立業謀生之地，行則逢擄身喪命之變，居則罹舉家凍餒之禍，災害深於水火，困苦甚於倒懸，凡此皆帝國主義之侵略，及賣國軍閥之竊權所致。後面明確說：本軍為民請命、為國除奸、成敗利鈍、在所不顧，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中國人民自由解放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大舉出師，以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為革命軍總司令，以原建國粵軍第四軍為先頭部

隊，軍長李濟深因留守後方，以副軍長陳可鈺代理，七月上旬即向湖南進軍。出發前夕，因北洋軍閥內訌，湖南唐生智部傾向革命，準備起義，派劉文島為代表到粵接洽投誠。唐生智與陳銘樞是保定軍校同學，劉文島與陳銘樞亦有交情，當局即派陳銘樞與白崇禧往湖南聯絡唐生智，接洽結果圓滿。唐生智部在湖南衡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任軍長，即成為革命軍屏障且充北伐軍前鋒之一翼。

進軍湘贛民衆歡迎

四軍陳銘樞第十師奉命自廣東沙頭車站乘車北上，先抵韶關，即下車步行，往樂昌九峰塘村良田行進，到郴州，在炎夏酷暑中行軍前進，所經之處大受民衆歡迎，先頭部隊在醴陵首戰即大捷。唐生智部同時亦克復長沙，掩護北伐大軍前進。此時李宗仁第七軍已抵達湘西寶慶，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各軍各途中北上。國民革命聲氣甚壯，一路民衆簞食壺漿，以迎義師，所向敵人部隊

少不敢抵抗，聞風而逃。陳銘樞師由醴陵向瀏陽前進，行軍兩天即到達。總司令蔣介石到達株州，即下令動員總攻。令第七、第八兩軍為中路，向汨羅江、岳州攻擊前進，第四軍擔任右路，由原地向平江之敵攻擊。限三天內佔領獻鐘陣地。蔡廷鍔第二十八團在淡江中洞嶺遇敵，頑強抵抗打了一天硬仗，終於佔領中洞嶺，在衝鋒時蔡廷鍔左手受重傷。四軍繼續前進，佔領通城。第七、第八兩軍亦佔領岳州，向羊樓司前進。

馬不停蹄追殲逃敵

北伐軍遇到強大抵抗，在湖北境內武漢三鎮，及通向三鎮的「南大門」要地汀泗橋與賀勝橋發生激戰。武漢三鎮是北洋軍閥吳佩孚的老巢，他集中主力，重兵保衛他的戰略要地。汀泗橋在武漢及賀勝橋之南，是咸寧縣一個小鎮，前臨巨浸，後枕高山，西南北三面環水，鎮東有峻嶺屏障，汀泗河從北流向東南，粵漢鐵路通過汀泗橋斜貫全鎮。向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地勢顯要，易守難攻

中 外 雜 誌
① 李濟深字任潮。
② 陳銘樞字真如。
③ 蔣光鼐字憬然。
④ 陳銘樞部屬團長蔡廷鍔字賢初。



。吳佩孚在一九二一年就據此險地擊敗了數萬南來的趙恒惕湘軍。此次抵抗國民革命軍吳佩孚以主力第一師宋大沛部就地死守，令調駐河南的吳俊卿、高汝桐兩個師克日南下增援，又令劉玉春第八師及獨立第三混成旅兼程南來，這些都是他的精銳部隊，吳佩孚本人親自督師，欲在此「天險」之地「阻北伐軍而敗之」。革命軍總司令部八月二十五日決定汀泗橋在四軍後續部隊到達時，用奇兵在敵援兵未到之先，即突襲佔領此橋。軍力部署是以葉挺獨立團和十二師繆培南的三十五團，沿鐵路正面攻打。以黃廷鏞的三十六師佔領鐵路橋側之豬高山，驅逐敵人。第十師陳銘樞部迂迴插入北面步步進逼。三方面同時進攻，待三十五團越過鐵路橋，三十六團衝下東南高地，北面第十師各團即猛攻猛打，與葉挺團南北呼應，縮小包圍圈。戰事按此部署展開，即突然迅猛襲擊，步步緊逼，使敵軍四面挨打。革命軍中政工人員四面高呼「不殺投降，不搜腰包，遣送回鄉」等政策規定，瓦解敵方士氣，結果敵人數千放下武器，橋頭防守的精兵軍官團數千人亦投降，第三混成旅被迫繳械，其他部隊紛紛逃竄，汀泗橋的防守司令僅以身免。此役俘獲第三旅長婁雲鶴，軍官團團長劉維黃及將官張大慶等一萬餘人，輜重無算。陳銘樞第十師的團長戴戟、營長馬少屏、黃慶藩受傷，送長沙湘雅醫院醫治。汀泗橋戰役勝利後，四軍第十師陳銘樞部及葉挺獨立團仍為先

鋒，馬不停蹄急速向賀勝橋前進，追殲逃敵。敵軍劉維黃投降後欲立功，供出吳佩孚軍事配備狀況，因此大有助益於北伐軍北進繼續作戰。

汀泗橋大敗吳佩孚

吳大帥（當年吳佩孚的通稱）在汀泗橋迅速失敗，氣憤之下，加急調集主力軍第三混成旅、第八師、第十二混成旅，一面加緊防衛賀勝橋，一面與北伐軍決一死戰。北伐軍分三路並進，第七軍經粵漢路以東，進攻陳家鋪、徐家鋪，奪取鄂城；第八軍經鐵路以西，攻取嘉魚、金口，奪取漢陽城；第四軍任中路主攻，攻打賀勝橋，再進逼武昌。以第一軍為總預備隊，在後跟進。四軍葉挺獨立團戰事一開始，即猛打鐵路以西黃石橋和鐵路正面桃林鋪之敵，第十師陳銘樞緊密配合，以縱深兵力，猛進毀敵三道防線，終於佔領了賀勝橋。吳大帥棄軍逃跑。

賀勝橋戰役之後，大軍雲集武昌周圍，武昌城成為革命軍爭奪焦點。吳佩孚的第八軍劉玉春部守武昌城，劉玉春任守城司令，與湖北督軍劉嘉謨部三萬人相配合，死守武昌。吳佩孚又令劉佐龍師和高汝桐師分守漢陽和漢口，吳佩孚的聯軍總司令部則設在漢口。北伐軍攻取武昌城的基本部隊有第四軍、第七軍，第一軍的第二師，另一路令第八軍攻取漢陽及漢口。兩路並進，合取武漢三鎮。九月三日拂曉，四軍第十師，獨立團，

第七軍一部和第一軍的第二師向武昌發起攻擊，九月四日，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親臨前線決定挑選四百名精銳官兵組成相當於一個營的兵力，配備三丈六尺以上長梯，繩索、衝鋒短槍、手榴彈、炸藥等，任登城先鋒，指定四軍和一軍第二師攻打通湘門至武勝門之線的南門和東門地區。七軍攻打中和門至望山門之線的西門地區。其中四軍第十師主攻忠孝門，十二師主攻賓陽門，葉挺獨立團主攻通湘門。攻進城以後，二師、十師即向蛇山以北發展，十二師和獨立主團及七軍一部向蛇山以南發展，配合大軍共取武漢三鎮。

出任武漢警備司令

陳銘樞團長蔡廷鍇因左手受重傷原在長沙湘雅醫院醫療，當國軍已佔汀泗橋攻打賀勝橋猛戰之時，雄心奮發、不安於休養，不待醫生批准，即出院趕到武昌城外東門外洪山寺第十師師部，請求參戰被允許，正好參加蔡廷鍇調武門作第三次爬城衝鋒，團長回來出現在前線，士氣百倍高漲。雖然奪城又不得手，各軍傷亡甚大，然而戰鬥再過一週敵軍一部終於投誠，國軍允許出城接洽，敵旅長何某守南門，開放城門令部隊出城，蔡廷鍇即率團乘機撲入城內，其他敵人尚未發覺，即展開巷戰，激戰至午，即將敵萬餘人繳械，敵將劉玉春等被擒。此時，在城門外之葉挺獨立團肅清敵衝入城內，縱深

搜索，掃清殘敵，完全佔領了武昌城。至年底，四軍代軍長陳可鈺召開團長以上會議，討論武昌戰役中攻堅戰術，並論定攻城首功，陳可鈺因患痔瘡，由十師師長陳銘樞代軍部主持會議，經全體綜合分析戰況後，論定蔡廷鍇團及葉挺獨立團為武昌攻城戰的首功。陳銘樞第十師繳獲步槍機關槍共七千餘枝，輜重無數，蔡廷鍇第二十八團繳獲槍枝二千餘。武漢三鎮全入革命軍之手，國民政府即任陳銘樞為武漢警備司令。四軍的第十二師升為第四軍，張發奎為軍長。第十師升為第十一軍，陳銘樞為軍長。蔡廷鍇的十師第二十八團升為第十一軍第十師，蔡廷鍇為師長。戴戟的十師第三十團升為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戴戟為師長。黃琪翔的十二師第三十六團升為第四軍第十二師黃琪翔為師長。葉挺的四軍獨立團升為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師長朱暉日，副師長葉挺。以上各軍、師，被當時報界及社會稱為「鐵軍」，軍、師長被稱為「鐵軍名將」。

北伐勝利國共分裂

武漢失守，吳佩孚幾度戰敗，主力已被擊潰，再已無力抵抗。剩下最有實力的軍閥是孫傳芳擁軍十萬，死守江西與北伐軍第一、二、三、六、七各軍激戰於南昌附近，血戰月餘，勝負未分。北伐軍總司令部令第四軍之第十、第十二兩師各編足兩團成一混成師，歸師長張發奎、副師長蔣光鼐指揮，向

南潯路增援。該師急行軍開往，即在馬廬嶺與德安之線與孫傳芳主力激戰。敵不支潰敗，被四軍部隊截斷後路，不到旬日，孫傳芳主力已被北伐軍擊敗，損失人槍數萬，孫傳芳亦已無能為力了。但是福建軍閥李厚基卻率師向廣東邊境侵擾，掠奪梅屬松口等處，企圖牽制北伐軍。國民革命軍令何應欽統率大軍向福建進軍，不到一個月，即擊潰李厚基主力，乘勝掃蕩收復福建全省。即由閩北入浙江，一路勢如破竹，一直進軍至上海及蘇南。

北伐軍快速勝利，武漢抵定後，又收復江西、福建及杭州、上海等地，不幸此時國民政府發生分裂，作為總司令的蔣介石離開武漢到達上海等地，在南京另立政府，發動「四一二」清黨事變，國共分裂，大革命形勢突然急變。

陷入矛盾苦悶之中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國共分裂，寧漢對立，在中國歷史上十分不幸。當時國民革命軍實力，除蔣介石握有最大軍隊外，武漢方面握有軍權者，有陳銘樞、鄧演達、張發奎、唐生智。他們在時局突然變化中各有矛盾、各有主張、各有苦悶。陳銘樞原為武漢警備司令，受到各方壓力較大，尤為苦悶，陷入矛盾之中。陳銘樞遂離武漢出走，蔣光鼐副軍長兼師長即召集團長以上秘密會議，決定：1. 為保存革命實力，全部服從武漢政府

，歸張發奎統率；2. 如果大家不同意第一項辦法，只有不顧一切，向鄂城、金牛方面出逃，歸蔣總司令統率。大多數將領表示採取第一項辦法。他們說「第二項辦法雖然是好，但現在四面受敵，張、唐兩軍已對我嚴密監視，若勉強行軍必自相殘殺，受大犧牲，實無必要。」但如此決定後，蔣光鼐不兩天亦不辭而行。戴戟師長亦繼續離去。十一軍只剩下第十師師長蔡廷鍇為首，歸張發奎收編，張任十一軍軍長，蔡為第十師師長。

寧漢分裂初期，雙方仍重視北伐，武漢方面出師河南，蔡廷鍇師與賀龍部擊敗奉軍張學良部於上蔡、臨潁一帶，佔領朱仙鎮，解放開封。南京方面，出師北伐，佔領滁州，又佔領徐州，向山東臨城前進。不久，各地方政治人物革命元老在鄭州開會，決定河南地方交由西北軍馮玉祥負責，所有北伐軍凱旋武漢。不及一月，武漢政府下動員令，決由武漢東下，向南京攻擊前進。以二十四師葉挺部為先鋒佔領九江、湖口，令蔡廷鍇部為後續，歸葉挺指揮。至九江，葉挺與蔡廷鍇相商：「我們攻下南京，亦屬互相殘殺，於革命前途確無意義，不如我們回粵休養較妥」。蔡聽後十分贊同。過幾天，張發奎命葉挺率蔡師及賀龍部先佔領南昌。佔南昌以後，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葉挺、賀龍部隊已將朱培德、程潛駐南昌部隊繳械，召集會議，在南昌成立臨時政府推周恩來、朱德等為領導，委蔡廷鍇為軍事委員會委

員，第十一軍副軍長、第十師師長兼右翼總指揮。蔡廷鍇部隨葉挺、賀龍部隊向廣東進軍，蔡部為先頭部隊，於八月五日從南昌出發，目標為廣東潮汕及廣西梧州。行至江西進賢蔡廷鍇脫離葉、賀，向福建進發，走向自己發展的道路。

廣東主席倡議裁軍

一九二七年以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因蔣介石、汪精衛的態度而中途劇變，國共分裂，繼而蔣、汪爭雄，陳銘樞、蔣光鼐、戴戟、蔡廷鍇都是從孫中山所創的革命軍隊中培養出來的將領，基本思想是：孫中山總理一生努力革命，尚未成功，不幸逝世，不知犧牲了多少同志，才有今日。現在大半河山已入我革命政府範圍，若中途橫生變亂，實非革命之福。最好能使各方成見消滅於無形，則為至幸。」（蔡廷鍇語）分裂以後，國民黨方面有汪精衛與蔣介石的對立，同是四軍將領，張發奎站在汪精衛方面，陳銘樞經過矛盾徘徊之後，走向南京蔣介石方面，出任南京的總政治部副主任兼訓練部部長，主辦「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自任主任，劉文島為副主任。

從一九二八年八月開始，陳銘樞忠實聽從蔣介石指揮，他這時認為蔣介石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把南京的國民政府視為正統，參加了反對張發奎和桂系的內戰，參加了反對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大內戰，最慘的是參加了

「剿共戰爭」，走了一大段曲折的道路。也正是由於一系列軍閥內戰一系列「對內壓迫對外不抵抗」錯誤政策指導實行之下，招致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經過長期曲折複雜的道路，才又有陳銘樞後半生的奮鬥歷史。

南昌暴動失敗以後，武漢政府汪精衛等與南京政府趨向合作，總司令蔣介石宣佈下野、東渡日本。陳銘樞亦在此時出洋赴日本。孫傳芳殘部乘機渡長江反攻南京，經第七軍李宗仁、白崇禧部在龍潭、棲霞山等處將孫傳芳部擊潰，南京轉危為安。蔡廷鍇部離開江西進賢，向贛東上饒開拔，在河口停留一個月後，向福建省前進。半月以後到達福建境內崇安，十一軍副軍長蔣光鼐自上海攜款十萬元，代表軍長陳銘樞慰問全體官兵，表示服從南京中央政府恢復十一軍。當即決定除第十師外，增編第二十四師，以黃質勝為師長，將特務營、獨立營，各團偵察隊編成三個營成立第七十團，委區壽年為團長。又以浙江警備部（師）約七百人編成第七十一團，以符岸壇為團長。第十一軍開入福州大受人民歡迎。蔡廷鍇請蔣光鼐電請在日本的陳銘樞回軍復職，不久陳自日本回國，抵閩時蔣、蔡及福州軍民在馬江開盛大歡迎會，表示歡迎。一九二八年秋間，廣東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電請南京政府令十一軍軍長陳銘樞率軍回廣東，十一月任陳銘樞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所部十一軍駐防南路高州欽廉及

海南島。任陳濟棠為第四軍軍長兼第八路總指揮，所部駐中樞廣州及珠江四邑，此時北伐軍克服平津，全國除東北外已統一。一九二九年春間，陳銘樞通電全國軍人，倡議裁軍，擁護統一，力主軍權，歸還中央。又親身北上，經香港與胡漢民一同赴滬，抵上海與李濟深同往晤李宗仁，游說裁軍。到南京見到蔣介石，蔣對陳的主張十分喜歡。再又北上到北平，見到白崇禧再說裁軍，遇到冷淡。在天津與傅作義會面。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軍編遣會議，陳銘樞致電陳濟棠、蔣光鼐，囑他們擁護裁軍方案，並自動將所屬第十一軍三個師，縮編為一個師和一個獨立旅，蔣光鼐任廣東編遣區第三師師長、戴戟任副師長、蔡廷鍇任獨立第二旅旅長，裁去戴戟之第二十六師。廣東政局出現穩定，決定軍政分治，陳銘樞主政，陳濟棠主軍。但不幸在此期間，粵桂發生內戰，十一軍蔣、蔡部隊投入反張發奎及桂系軍的戰爭，在廣東東江及花縣等地打硬仗，自相殘殺，互有死傷。又在湖南未陽、醴陵、衡陽等地與張、桂軍第二次作戰，互相火拼，損傷甚大。張桂軍失敗，退守廣西，粵軍佔有廣東全省及廣西梧州地區。陳濟棠乘勢倚仗廣東富庶，稅源充足，把兵力由一個師（第十一師）擴充為五個師，並擁有駐粵的空军和海軍陸戰隊。陳銘樞的十一軍在省外南征北戰，在廣東的只有省政府保安隊四個團，後來均被陳濟棠繳械。一九三一年春蔣介石扣留胡漢民

於湯山，與前年李濟深所遭受的相同命運，廣東掀起反蔣高潮，國內又將發生內戰，陳銘樞不願捲入，離開廣州去香港，於五月九日到上海，即赴日本考察。

一九三〇年夏，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大戰於中原，戰事激烈，蔣介石急調陳銘樞的第十一軍蔣、蔡兩師，北上津浦線與馮海線與馮、閻軍作戰。在河南、山東兩大戰場馳驅，攻佔泰安及濟南，任蔣光鼐為濟南警備司令。又在長城嶺攻破晉軍，又敗馮軍於蘭封、平漢、豫西等處，克復開封、鄭州等大城市。蔣蔡軍進駐許昌，東北軍張學良部入關抵平、津、馮、閻通電下野。津浦、隴海大戰一年有餘，雙方死傷不下三十萬，消耗民脂民膏不可計數，十一軍擴充為十九路軍，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真是「一將成功萬骨枯」。戰事剛結束，蔣介石又調十九路軍至江西與紅軍作戰，任陳銘樞為「剿赤」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重握十九路軍軍權。「回顧過去種種，都成罪過」。(陳銘樞語，見自撰《寧粵合作親歷記》)

一段人生難忘插曲

就在這個時期，陳銘樞遇到難忘的一段人生插曲。一九三〇年六月間，陳銘樞在日本考察二十幾天後，取道長崎回國。蔣介石聞訊即電邀入京相見。陳抵京後，蔣欣喜異常。蔣即表示要陳到江西重領十九路軍，集

中吉安，出任「剿赤」右翼軍總司令。過幾天，蔣對陳說：「到江西進剿到一定階段時，就要你擔負起打回廣東的任務」。陳銘樞此時因被陳濟棠趕出廣東，失去省府主席位置，很想回廣東，正合心意，就答應了蔣介石要他到江西的委任。在出發去江西的前夕，突接蔣的電話要他到中山陵園官邸晤談。到達時，蔣從草坪上走來迎接，親切地說：「你明天就要出發了，我們隨便談談吧！」其時院內和草坪四周靜悄悄不見人影，只有他們二人坐在藤椅上。蔣開口談他的「心事」，說道：「革命大業的創造，還很艱難，北洋軍閥雖被打倒，赤禍又來，而我們黨內各地同志，又各懷異心，隱患重重，現在又臨到多難的時候了」。蔣又加重語氣說：「今日必須仰仗忠義之士，精誠團結，作為中央骨幹，同心協力、生死以之，才能奠定國家，鞏固統一」。接著蔣又說：「國家前途的擔子已經落在我們的肩上了，我們義不容辭，要負擔起來，就必須合為一個整體，成為不可分的巨大力量」。接著蔣望著陳又說：「我想到此，我兩人可以效法劉、關、張桃園結義的故事，你以為如何？」陳銘樞聽了他的話，頓時想到過去的種種，想到蔣過去在上海拜青幫頭子黃金榮為師，同杜月笙、張嘯林結拜兄弟，又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結拜金蘭。這些作風與時代並不適合。陳就說：「桃園結義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今天用它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總司令：你

現在是國家元首(國府主席)，又是軍隊的最高統帥(陸海空軍總司令)，只要你能開誠心，布公道，政策方針昭示得正確，自然四海歸心，一切忠義才智之士，都會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單憑極少數人的恩情結合，將示人心以不廣，反而決定對你的向背。」陳銘樞當時的回答不啻潑了一盆冷水，蔣聽了頓改氣氛，沉默許久，找不出一句話來。呆了半晌，覺得彼此都很窘，陳乃即請告退。第二天，即乘飛機到了江西。六月十一日，到達贛州。見到蔡廷鍇、戴戟，蔣光鼐此時在上海養病，不肯來江西。不數日，陳銘樞就任「剿赤」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職。七月中旬，令十九路軍集中吉安，又將右翼各軍陳誠、衛立煌、上官雲相、郝夢齡、趙觀濤等部，撥歸陳銘樞節制。部隊雖多，能戰者少。只有十九路軍三個師(六十師、六十一師，新擴編的第七十八師)有作戰能力，但官兵均不願打仗，能避則避，只在高興圩與彭德懷部隊遭遇，打了一次硬仗外，此外無戰事。

喜愛文藝喜交文人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陳銘樞做了四件重要的事，這四件事互相關聯，使他由擁蔣而反蔣。這四件事是接辦神州國光社，促成寧粵合作，領導十九路軍淞滬打戰和發動組織福建人民政府，茲分述於下。

神州國光社，創辦於一九〇一年(清光

緒二十七年)，主辦人鄧實（字秋枚）黃節（字晦聞）均廣東順德人，又有畫家黃賓虹（為安徽歙縣人），任編輯，最初印行《國學叢書》及《國粹學報》，又印行《神州國光集》用珂羅版影印中國歷代名畫、字帖、碑傳拓本，其中如《宋畫山水集錦》、《黃子久山水長卷》、《沈石田吳中奇境卷》、《惲南田山水冊》、《仇十洲人物冊》、《大滌子宋元吟韻》、《神州大觀》、《魏晉寫經墨跡》、《唐人寫經》、《熹平石經》、《宋拓定武蘭亭序》、《舊拓瘞鶴銘》、《舊拓岳麓山碑》等，為學界、美術界所重視，為讀者所歡迎，為宣揚中國文化作過很大貢獻。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神州業務逐漸清淡，連年虧損。終於不能維持，不得不拾盤。經廣東中山人黃居素介紹，一九三〇年陳銘樞將軍以四十萬元資金接辦神州國光社。此時，陳正任廣州市政府主席，所部蔣光鼐、蔡廷鍔兩師已調至北方，參加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在濟南擴編為十九路軍事業正在發展之際。陳平素喜愛文藝，喜與文人結交，交情較深者有何公敢、歐陽予倩、王禮錫等，王禮錫與陳二人本係北伐時代老友，陳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時（主任是吳稚暉掛名，又一副主任是劉文島），王禮錫任該部宣傳處長。當時陳將接辦神州事與王商量，王勸助陳多出版世界及中國進步書籍，翻譯世界進步文學作品，創辦定期刊物，這個意見為陳所接受，成為接辦後

神州國光社的出版方針。陳即聘任王禮錫為總編輯，黃居素為總經理（後為曾獻聲）。門市部設在上海河南路六十號（商務印書館斜對面），印刷廠設在上海新開路福康路，北平、南京、廣州、濟南四市有分社，各省會有特約經銷處。當年出版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類書籍頗多，如高一涵的《政治學綱要》、周鯁生的《國際政治概論》、楊公達的《政治學概論》、彭學沛的《國際法概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瞿世英的《哲學大綱》、《西洋哲學的發展》、王易的《修辭學通論》、鄭學稼的《馬先爾經濟學說》、郭沫若譯的《馬克思經濟學批判》、汪馥泉譯的《考茨基著馬克思經濟學說》、王伯平譯的《希爾費丁的財政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的：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杜畏之譯的《樸列漢諾夫的戰鬥唯物論》、劉鏡園譯的《克魯泡特金的法國革命史》、胡秋原譯的佛理采的《藝術社會學》和著的《唯物史觀藝術論》、王禮錫和陸晶清的《唯物史觀文學史叢稿》以及作家柔石、沈端先、趙景深、戴望舒、施蛰存等的創作和譯作，魯迅主編的《現代文學叢刊》等，對當時讀書人很有影響。

神州國光社的宗旨

一九〇〇年冬，王禮錫與女詩人結婚，到東京度蜜月。在此時期他邀約了留日學生中以學問文章知名的胡秋原、王亞南、朱雲

影以及梅翼彬等人為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誌》的計畫和撰述。這雜誌在當年很出名，影響較大。主編王禮錫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的創刊號上，刊出一篇《給讀者一個告白》，內中說：「我們主觀地不標榜一個主張，不確定一個呆板的公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一般地均忠實介紹。革命文學作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學作家的作品，一樣登載。我們這裡的文字不統一於一個主張之下。我們竟管有思想的鬥爭，但編者並不偏袒鬥爭的那一方面，以定取捨。因為我們不是宣傳主張的刊物，而是介紹主張的刊物。我們這裡不樹立一個目標，而是為讀者提供一個發表園地。」他還說：「這個雜誌是希望打破文壇的『幫口』主義，刊載不同主張的文章，為各種立場的人開一個公共的戰地，為讀者介紹一切精練學問，與一切不同的主張」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的第二期，開有「中國社會史論戰」一欄，刊有朱伯康的《中國社會之分析》，文中指出當時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之一環，脫離了世界經濟有機組成之研究，便根本上不能了解中國之經濟。中國的社會依然是殖民地化過程中前期資本社會。這個社會，有兩個基本特點：即殘餘封建勢力的掙扎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猛進。中國的革命根本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民權革命。這一篇是論戰開始的第一篇，陳銘樞在《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七輯

中所寫《神州國光社後半部史略》中說是「開第一砲」。接著《讀書雜誌》第三期開始就刊出《中國社會史論戰特輯》，兩年之中，一共出了四個特輯，就此展開了當年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個人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百家爭鳴，各抒己見。中國共產黨的理论家張聞天也用筆名參加了這一論戰。《讀書雜誌》原是二十五開本，每期約二十萬字，定價每期三角，每月出一册，全年三元。論戰特輯，篇幅加倍，定價不增，因內容豐富，定價低廉，銷路大增。第一輯初版五千本，一個星期就被搶購一空，第二版印五千本，也馬上賣完了，即加印第三版一萬本，也銷完。每一特輯預訂和零售合計都在二萬册以上。當年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個人，各有研究，各有論證，百花齊放，洋洋大觀，國內外影響甚大。神州國光社業務大發展，在法租界租下三棟房子，成立了新的編輯部。除原總編輯王禮錫，編輯陸晶清、彭芳草外，還增加了胡秋原、彭信威、胡雪、方天白、徐祥霖。錢君匋任出版物的美術設計工作。胡秋原在神州國光社還辦有《文化評論》、《文化雜誌》，促成了「文藝自由論」、「文藝階級性」、「武器文學」、「民族文學」各類的論戰。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內容和主張，除主要參戰者的文集、傳記和《民國叢書》的重印本外，過去美國有太平洋學會的調查報告：「中國現代社會科學文獻史」，（有日譯本）。

近年有德立克（Art Drik）之「革命與歷史——一九一九——一九三七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源。」最近有華人學者傅可暢之「中國關於亞洲生產方式的兩個論爭。中國有何幹之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有台灣鄭學稼的「社會史論戰簡史」。關於文藝自由論戰大陸每一本現代文學史均有記載。不過一九八四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大會在新章程中肯定了「保證創體自由」的原則。而當年文藝論戰的資料，亦由上海文藝社出版了。

響應號召結束業務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國際聯盟十九個國家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發表「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對於東北三省被日本強佔的侵略忠實被歪曲，極不公平，國人甚氣憤。這時神州國光社總編輯王禮錫被南京政府指令以鐵道部專員名義「出國考察」，怕王禮錫宣傳馬克思主義過多，怕惹事生非，馬上送出國才放心。王禮錫說：「凡是政府不大歡迎，並沒有犯法的人，照例是送出國的。現在，輪到我了」。政府已經替陳晶清、王禮錫夫婦二人辦好出國護照，不得不出走。遺職由胡秋原教授接任。這時神州國光社的《讀書雜誌》和進步的社會科學書籍被扣和禁止，不得出租界以外。經過胡秋原、梅龔彬多方設法求同鄉和朋友幫忙，才得解禁，行銷內地。但不久因為十九路軍在福建聯共抗日

反蔣，遭到特務的搗毀，分社均被查封。總發行所因為在租界，尚可保存下來，但書籍不能銷到全國，經濟十分困難，人員不得不遣散，已是名存實亡了。到一九三五年方天白任經理，約請程演生、李季、王獨清等編成一套《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四百册，包含書名三百種，其中有《南渡錄》、《大金弔伐錄》、《甲申傳信錄》、《弘光實錄》、《揚州十日記》、《倭寇事變》等。書籍雖有價值，但極少盈利，自有的印刷廠，不得不賣去，抗戰及二次大戰期間，上海已成孤島，曾任校對的俞巴林起而保存神州財產，欲另在武漢與韶關復業，因敵機轟炸，戰事緊迫而未成。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陳銘樞委任俞巴林為經理，神州復業，利用尚存的舊紙版印了不少書。陳銘樞與歷史學家翦伯贊合議，由翦主編，出版了一套《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計有《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太平天國》、《回民起義》、《戊戌變法》等，篇幅較大。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四年陳銘樞響應政府號召，將神州國光社併入上海新知識出版社（現為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存珂羅版書畫冊十八箱，則捐獻給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神州國光社結束了他五十四年的歷史。

極力促成寧粵合作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扣留胡漢民於南京湯山，與一年前囚禁李濟深意

義相似。以行政院長扣留立法院長，以總司令扣留總參謀長（蔣為行政院長，胡為立法院長；蔣是總司令，李是總參謀長），這使法紀大亂，中外震驚。廣東軍政當局，多為胡、李舊屬，均表憤慨。尤以胡派首腦古應芬更為衝動，迅速掀起反獨裁，反蔣高潮。一時廣東政局突變，竟欲興師動眾，將發動內戰。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不贊成內戰，出走香港。四月三十日，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四監委發表通電，彈劾蔣中正，五月三日陳濟棠發表響應通電，五月二十七日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決定另立政府，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舉唐紹儀、汪兆銘、蕭佛成、鄧澤如、孫科、鄒魯、許崇智、林森、古應芬、李宗仁、陳濟棠、唐生智等十六人為國府委員，二十八日發表宣言，對蔣介石發出最後通告，限二十四小時內，即行引退，五月中旬陳銘樞已抵日本，接到報告，陳濟棠使用武力，繳了省保安隊的槍械，既繳了駐瓊州（海南島）黃固團的槍又收繳翁照垣團的槍，遇到翁團抵抗，即用海陸空軍聯合激戰於黃埔，翁彈盡時，始泅水搭輪赴港。省保安隊解決後，陳濟棠仍不放心，即調李揚敬、余漢謀兩師開往韶關，在南雄、仁化一帶布成三道防線，又調香翰屏師扼守惠州，河源一帶，以防十九路軍回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間，日本軍隊突襲瀋陽守軍，向上請示，張學良復電「不

抵抗」。數日之間，日軍輕易佔領東北大片土地，不久我東北三省廣大國土七萬五千餘方里淪亡，我關東同胞三千四百餘萬人變成亡國奴。全世界驚駭，全國人民痛心。這時十九路軍將士聞訊痛哭流涕，發誓決不再打內戰。陳銘樞在南昌見到蔣介石，即向蔣進言：「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強敵入寇，應舉國一致，共禦外侮。而團結全國，首先要求全黨團結。目前與西南對立的局面，必須由中央主動解除。爭取他們言歸於好，非常必要。」這時在座的有何應欽、熊式輝，他們聽了都默然首肯。蔣考慮了一下，即問：「誰能去呢？」陳即答：「我是從廣東出來的，當然我去。」蔣聽了，連說：「好、好！」就這樣辦。我們就準備回京吧。」決定後，即和蔣及何應欽三人於當日下午搭專機飛到南京。

當晚，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主要討論派代表去廣東問題。蔣主持會議首先即提出陳銘樞的建議，全體一致贊成，有人即說：「陳真如去，是最好不過了。但還要派一、二元老同去才好。」經過推薦和討論，決定推張溥泉（張繼）、蔡子民（蔡元培）二人與陳同去。九月二十四日，陳與張、蔡抵滬即致粵方諸人一電，告知南下日期。九月二十八日，陳、蔡、張三人抵達香港，粵方派傅秉常（係孫科派）到碼頭迎接。粵方「非常會議」代表汪精衛、孫科、李文範同日到港，住九龍

半島飯店，陳等三人即往會面，隨即交出蔣介石的親筆信及和談三項原則：（一）、如粵方能負全責，則中央同志盡可退讓一切，粵方同志即遷來首都，改組政府，蔣中正個人可下野。（二）如粵方不能負責，則應歸中央主持，廣東政府自當取銷，粵方同志即應齊集首都，共赴國難。（三）如要各方合作，則中正更為歡迎，不必來京面商。」粵方亦提出馬（二十一日）電所提出的解決時局三個辦法：「一、蔣中正下野，二、取消廣東國民政府，三、由統一會議產生統一政府」。次日，粵方人員再到陳等住處麥斯林飯店會談。除孫科、汪精衛、李文範外，粵方增派伍朝樞（伍廷芳養子，胡漢民派骨幹，接近孫科）參加。共同議定兩條辦法，由蔡、張同陳以艷（二十九日）電向蔣介石報告，此兩條要點為：「一、蔣中正發一通電，為時局危急引咎，並聲明議定統一政府辦法時，立即下野。粵亦發一通電，向國民引咎，並說明非統一不能救國，赴京開會，取消廣東國民政府。兩電須同時發表。二、須立即變更京滬衛戍警備，俾粵方諸同志，可以安心來京，在孫總理靈前開會，決議統一政府辦法」。三十日，陳銘樞等三人同孫科、汪精衛等人進入廣州，與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等多人晤面，隨即至退思園與粵方全體舉行會談。同日南京政府任命陳銘樞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兼淞警備司令。接著粵方又要求調十九路軍入京衛戍，作為粵代表北來的安全保證

。經電蔣後，亦獲得同意。十月五日，粵方開「非常會議」，決議：一、最低限度，先釋放胡漢民，二、全體聯名請胡漢民復出，函交陳銘樞代表帶往。三、本決議案由京代表電蔣。廣東國民政府亦於同日作出決議：「一由蔣決定發表下野通電日期，二、十九路軍調寧後，粵代表北上，三、俟在滬商有頭緒，粵委始赴京。」京方代表陳、蔡、張三人電京，得蔣復電表示同意下野，謂「當此外交緊急，不可一日無政府。粵中同志能早到滬，或精衛、哲生（孫科）、湘芹（古應芬）、君佩（李文範）諸兄先來亦可。諸兄朝到滬此電夕發出」。粵方得蔣復電後決定派代表赴滬議和。

過渡性的行政院長

寧粵雙方代表商談已有頭緒，陳銘樞先行回京，於十月十一日抵滬，翌日入京，見蔣即提出釋放胡漢民事。得允許去湯山見胡，並陪同胡回到雙龍巷住宅，遞交汪精衛、孫科致胡的信，勸他捐棄前嫌，以國事為重，胡漢民表示同意。李濟深同時亦獲得釋放。十四日，胡漢民即離京赴滬。抵上海後，即致電唐紹儀、孫科、汪精衛等人，請粵方推代表來滬。

十月二十一日，上海黃浦江中一艘外國郵船載來汪精衛、孫科、蔡元培、張繼、張發奎、唐生智等偕隨員一百多人，受到群眾熱烈歡迎，「和平禦侮，共赴國難」的呼聲

，在上海報紙及大眾口中傳播。二十二日，蔣介石來滬，先與宋子文商談，然後約于右任、蔡元培、張繼和陳銘樞同去孫科上海寓所，與胡漢民、汪精衛會見，即舉行正式會談。出席者有雙方黨國要人十六人。會議取得共同意見兩條：一彼此雙方須求得外交一致，共赴國難。二、關於黨政軍問題，由京代表與粵代表在滬詳商辦法，將草案擬定，再入京開正式會議，詳細決定。繼之，雙方代表在伍廷芳私邸（即辛亥革命時唐紹儀與伍廷芳在滬議和地址）商談具體細節，雙方經過七次開會，達成初步協議；寧粵雙方同時召開四大會，最後決定。

在此期間，全國學生抗日愛國運動，勢如怒潮，波瀾壯闊。首先北平九所高等學校學生二千餘人赴京請願，要求搭軍南下，與軍警發生衝突。學生高舉抗日救亡旗幟，終於獲得勝利，到達南京，並匯集了全國二十九所大專學校學生一萬餘人，齊到國民政府請願，政府推蔡元培、陳銘樞出來接見，在群眾激昂聲中，蔡、陳二人均被毆。蔣介石被迫辭職下野。

十二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在京執監委員均參加，決議：「一、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中正呈請辭職，推選林森為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二、考試院長戴傳賢、監察院長于右任、立法院長邵元冲，呈請辭職案，決議慰留。」自此，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終身，直至

去世。陳銘樞任行政院長，係過渡性質，不久孫科入京任行政院長，陳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部长。蔣在下野時，下令將政敵農工民主黨創始人鄧演達（字澤生）執行槍決。遺骸由其兄鄧演存葬於南京麒麟門外，陳銘樞親書：「故友鄧澤生之墓」樹碑紀念。

蔣介石在下野去奉化前夕，召開行政院國務會議，決議，改組蘇、浙、贛、甘四省政府及軍政首腦，委他的親信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組為甘寧青宣慰使。預先留下後路，以為日後重回準備。又到杭州與汪精衛會見，在煙霞洞二人進行政治密談，埋下蔣、汪合作，汪精衛入京任行政院院長的基石。果然，孫科內閣不久因財政拮据，外交乏力地方勢力強大，孤掌難鳴，被迫辭職。汪精衛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赴南京上台任行政院院長。

保衛國土不打內戰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十九路軍蔡廷鍇軍長接行營來電，謂「粵桂軍入湘邊（郴州、永州），我中央大軍亦準備完成，不久向粵桂推進，著十九路軍向贛州移動。」蔡接電後於九月十日自興國向贛州轉移，抵贛州後，即乘隙整頓部隊，進行訓練。十九路軍在蘇區整整一年，終日奔波，上下厭戰，訓練與軍紀均告鬆懈，此時日本正向熱河、察

哈爾進軍挑釁，華北已特殊化，為應付外敵入寇，官兵要求不打內戰，槍口一致對外，九月二十八日，蔡接陳銘樞來電，謂「國難日亟，全國須一致對外，現中央派樞為代表，日間南下，與粵當局商團結大計。」這時「九一八」事變消息已傳到軍中，全軍均極憤慨，又甚悲痛，三三兩兩互相交談，均表示內戰再不能打，軍人應守土衛國，雖死猶榮。當時（九月二十七日）即在贛州體育場集合全軍各部，由蔡軍長講話，講到日軍步步進逼，欺人太甚，中國當局步步退讓，令人難受，軍官和士兵聽者均痛哭流涕，義憤填膺，於是全軍齊聲宣誓，一定要「保衛國土，不打內戰！」於是即日夜加緊訓練，令參謀處長趙一肩起草訓練計劃，即付實施。十月七日，蔡接陳銘樞來電，謂「樞赴粵已返京，中央將發表樞為京滬衛戍司令，我軍將調京滬衛戍」十月八日，接南京總司令部電，令十九路軍調駐京滬，即行準備，留一師待粵軍接防。十月十日開始行軍，廿三日粵軍已接防贛州，於是全體移動，六十一師先行，總指揮部七十八師、六十師，依次輸送。半月後均到達，六十一師駐防南京、龍潭、棲霞山、鎮江一帶，六十師駐防常州至蘇州一線，七十八師駐防上海、淞滬南翔等處。

日本軍隊上海挑釁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廣大領土後，又

復進兵不已，先後向榆關、天津、塘沽、青島、廈門、福州、汕頭等處挑釁，又在上海尋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上午，日本僑民在其駐滬海軍陸戰隊支持下前往引翔港，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同日下午，日僑數千人聚集北四川路肇樂路日僑俱樂部，會後齊到虬江路、狄恩威路、老靶子路口一帶，搗毀華人商店。廿一日，日本領事館提出蓄意製造之五名日本僧人在馬玉山路被毆打，要求市長吳鐵城「嚴緝兇徒」。二十二日，日本駐滬艦隊司令部在上海登報，申言如上海市府答復不能圓滿，則日本海軍陸戰隊，將採取嚴厲之對付行動。同日虹口公園附近日海軍陸戰隊三五成群，荷槍向居民恐嚇，並故意駕駛鐵甲車，馳驅街頭，炮口向兩旁居民描準，製造緊張空氣。同日，日駐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民國日報》提出無理抗議，譴責該報刊載「日浪人藉陸戰隊掩護」之紀事「失實」破壞「陸戰隊名譽」，要求「主筆來隊提出公文陳謝，揭載半張大的謝罪文」，罷免責任記者。限於廿三日下午五時回復，「若不承認，真怪也！」署名：「昭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日本海軍陸戰隊」。但未至最後限期，日僑卻先開完居留民大會，即蜂湧到民國日報館鬧事，企圖搗毀。廿七日，民國日報即被迫停刊。同樣，《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因刊載抗日言論和《韓同獨立黨宣言》，遭到日方通牒，要求道歉

或停刊。廿六日，日本駐滬領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四項無理要求：「1. 駐上海十九路軍限於本月二十七日以前撤退三十公里，並不得有敵對行為。2. 查封民國日報，並取締抗日分子。3. 日方被三友實業社工人打傷人員，須賠償恤金。4. 上海市府須向日方道歉」。廿七日，又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封閉所有抗日救國會，對於昨日所提四項要求，限四十八小時內，予以圓滿答復。並限至遲於廿八日下午六時為止。否則，日軍將自由行動」。

保存國力忍辱負重

就在極度緊張之時，廿四日早蔡軍長接南京長途電話，謂今午何部長應欽到，著在家守候。午後一時，接電話，請到張靜江公館談話，到時見何應欽正在廳中，何介紹蔡廷鍇與張靜江握手，即開始談話，何應欽說：「現在國力未充，百般均無準備，日方雖有壓迫，政府均擬以外交途徑解決。上海日方無理要求，要十九路軍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應拒絕，但為保存國力起見，不得已忍辱負重，擬令你軍於最短期間，撤防南翔以西地區，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蔡廷鍇聽了以後，擬即拒絕，恐違抗上級命令，亦非所願。約談一小時，辭回公館。但心中受了無限刺激，長夜失眠。至九時始起床，即約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到來商量撤退事宜。區聽了以後，皺眉

苦臉，即說：「不作軍人了，回去作農夫，免至受辱！」二人即同至蔣總指揮光復公館，報告何應欽的指示，蔣光復聽了只是嘆息無語。最後只說了一語：「遵照政府命令就是！」蔣、蔡二人向陳銘樞司令請亦，陳回答很簡單：「軍人守土有責，如果日軍先動手，我們不客氣，回敬，只好打！」

原在一月二十八日戰爭爆發之前，蔡廷鍇軍長在一月廿一日，晨早接陳部長真如電話：著往他公館，八時前往，陳說：「兩日來所得外國人傳出消息，日寇有向我騷擾企圖，三友實業社事，他向市政府嚴重抗議，但京中尚未具體向其答復。約二、三日內答復書可發出。」蔡向陳：「萬一敵人向我侵犯，我軍取如何動作？」陳說：「當然不客氣，武力抵抗。」蔡又問：「政府有無抵抗決心？你是中央一大員，亦會知道一二？」陳答：「看那時國際環境如何，始敢斷定」。(引自《蔡廷鍇自傳》二七四頁)

又在此之前，蔡廷鍇軍長已組成「西南國民義勇軍」，北上支援馬占山，丁超、李杜等抗日軍，抽調官兵組成兩旅，一特務營、一山砲連，以翁照垣、張炎分任旅長，親自統率北上。到準備就之日，就發表通電，事先不聲張。

通電陳銘樞要王禮錫起草，王自然義不容辭地答應了。「義勇軍正準備就道，通電也準備發出，上海忽陷於暴風雨的前夜，十九路軍就不必從長途的赴援，去發洩他們的

民族的義憤。」(引自《王禮錫戰時日記》、《王禮錫詩文集》第十頁。)

沉著應戰擊退敵人

至一月二十六日，因上海局勢緊張，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復、軍長蔡廷鍇已在龍華警備司令部戴戟處召開緊急會議，預作應付辦法，即決定：1. 敵軍騷擾我軍須作無形的戒備，2. 萬一有事發生，第一線兵力配備若干，區壽年師最低度死守五天，3. 各防區趕緊構築工事，後方各駐地亦須選好抵抗線，4. 六十、六十一兩師，增援時，須在戰鬥開始後五日內到達上海附近。5. 保護租界，不准侵入，6. 各部官兵除因公外，一律不准在租界住宿。上述辦法，在各師所屬部隊已全部貫徹，是日正式接到「撤防三十公里命令」，轉令七十八師區壽年師長限於二十七日撤退完畢，但接防之憲兵團未到前，須留小部在原陣地警戒。二十七日，上海市府完全接受日方最後通牒的各項要求，日駐滬領事認為滿意。上海市商會主席王曉籟及杜月笙到軍部(此時軍部設在真如車站附近范庄)慰問，說：「貴軍長體念政府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駐軍，以求息事寧人，保全上海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同人等無任欽佩。除代表上海民衆慰謝外，並預祝軍長北上殺敵成功。」看來局勢已有緩和。

不意在一月二十八日夜間十一時，日軍突然向閘北進攻，守軍七十八師張君嵩團起

而應戰，槍聲甚密、激戰至凌晨，我軍傷亡達六百餘人，戰壕外，敵死傷更多。二十九日上午八時三十分雖無天氣寒冷，雨雪紛飛，敵機瘋狂向我閘北、真如等處狂炸，商民犧牲甚大，我軍奮勇沉著應戰，擊退不斷衝鋒之敵軍，屢犯屢被擊潰，前線陣地固守。這就打響了一二八淞滬抗戰，打破了日軍誇口「四小時即可佔領上海」的大話。開戰以後，陳銘樞即從南京發出一電，致蔣、蔡、戴，電文云：「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密，一、租界外日軍，應相機消滅之，二、懾兄(蔣光復)統率禦敵之部隊，已由參部會知。在敵增援之陸軍未到以前，須預想定其登陸地點，到時力阻其登陸。如敵增援陸軍之數量，探明超過我軍時候令進止。三、軍委會即日成立，以後當隨時指示機宜。四、在外交上，暫視作局部問題為有利。而在軍事上，中央已具全局應戰之決心，惟調集大軍不易，此時惟有準備最光榮之犧牲，切不可作後退之辱也。銘樞，艷。」自此時起，每次戰役進程及遇有重要問題，均有電報指示，詳情及電文，均見華振中朱伯康編《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第四章。

淞滬戰爭孤軍奮鬥

關於這次戰爭的意義，陳銘樞答一個法國新聞記者說得很明白：記者問：「請問這次戰爭的意義？」陳答：「日本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意義很簡單：反侵略戰！」

記者問：「中國方面，能夠有必勝的把握嗎？」陳答：「我們只知道誰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誰。至於勝敗，我們始終沒有想到這個問題」。這和蔣光鼐等在戰爭開始所發出通電的精神是一致的。通電中說：「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砲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二十八夜在上海開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衛國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華軍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鑒之！」

在開戰之初，即意志堅定，目標明確，抱定捍衛國土，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後退。故能愈戰愈勇，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十九路軍與第五軍總人數不到四萬，武器裝

備均不及日軍而日軍增至七萬餘人，三易主帥，武器裝備精良，還有海軍、空軍配合，總人數在十萬人以上。結果，日軍不能取勝，打破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大長中國人志氣，樹立了中華民族抗戰必勝的信心，改變了外人對中國人的看法，也奠定了以後八年抗戰的抗日的忠勇意志，雖然戰事只維持四十二天，終以英美調停五月五日簽立「停戰協定」而告結束，但留下的歷史意義是不可磨滅的。

在戰爭進行一個月中，日軍不斷增援，我軍仍孤軍作戰，援軍遲遲不來之際，陳銘樞將軍致電洛陽（此時南京政府已遷洛）行政院汪精衛院長倓未電云：「昨電諒經賜鑒，上官雲相所部，弁髦命令，不願赴援。樞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長赴援，亦無望矣。謹聞」

又倓西電云：「兩電計達。臥病多日，頃鈞任兄來談：蔣先生（介石）日來積極，

又謂俄運兵東來，與日衝突，形勢漸逼，日方亟欲了結淞戰。我軍能在前線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蔣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誤於軍政部之不調兵，茲又誤於上官部之不願作戰，惟恃我孤軍之決死耳！樞默念熟思，方今對內對外，惟有集合全黨之意志，樹立統一鞏固之中央，提挈全國一致所趨之民衆，以與暴日周旋，此外一切人事臧否利害，均當暫置」。這已表明一切援軍已無希望。

在無希望與失望之下，五月十六日在蘇州召開陣亡將士追悼會，到會各機關、團體、民衆共四萬餘人，廖夫人何香凝放聲大哭，很多人淚落不止，全場均極悲痛。蔣光鼐自輓聯懸掛會場云：「自衛乃天賦人權，三萬衆慷慨登陣，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石爛海枯猶此志。相約以血滿國恥，四十日見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醬桂酒有餘哀。」陳銘樞在病中，未能出席，來電亦十分悲痛。（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填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事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